

西湖遊覽志餘

西湖遊覽志餘

〔明〕田汝成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湖遊覽志餘

〔明〕田汝成輯撰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5.375 字數 269,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80年10月新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號：10186·219 定價：1.20元

出版說明

《西湖遊覽志餘》二十六卷，是田汝成繼《西湖遊覽志》而作的，內容不像《西湖遊覽志》那樣具有較多的地方志性質，而是以記載掌故軼聞作爲中心內容。田汝成熟悉前代的故事，所以寫這類掌故軼聞的作品，正是他的專長。從書名和卷帙的排比看來，本書的寫作時間似乎是在《西湖遊覽志》以後，但從《西湖遊覽志》裏常常提到本書的第三卷《偏安佚豫志》來看，又好像本書的寫作時間並不一定在後。也許他在寫作時是同時着手的，一面記湖山勝蹟，一面記掌故軼聞，到刻書時才按內容排比先後，所以有這種情況。

本書的文學趣味是比較濃厚的。宋、元以來，記載杭州事蹟的書不少，像《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古杭雜記》、《山房隨筆》等，紀實意義比本書略強，文學趣味却比本書爲差。本書中所記述的許多掌故軼聞，後來多半被明末作家改寫成擬話本的小說。周楫的《西湖二集》中所寫的故事，幾乎都是從本書中取材的。《西湖二集》卷十七中曾提到《西湖一集》裏有一篇《占慶雲劉誠意佐命》，這故事正見於本書第七卷《賢達高風》中。從這一件事上，我們不難推測：本書中還有若干很好的故事未被《西湖二集》採用的，也早經周楫改

寫收集在現已失傳的《西湖一集》裏了。

本書除了具有文學趣味和不少文學史資料外，它的另一優點，是在採擇材料的時候，即使是很微細的也不輕輕放過。《委巷叢談》中把許多杭州的風俗習慣，以及當時許多重要社會現象都如實地寫了出來，使關心古代風習的人可以從中擷取資料。特別是關於童謠諺語的收集，給研究民間文學的人提供了不少素材。嘉靖年間，有一部分文人注意采風，使當時大量民間傳說和民間文學得以保存下來，這是對當時文壇上的復古、擬古風氣的一種反抗，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但本書也存在着不少問題，如有蔑視鄰邦和污辱少數民族、農民起義的記載；有不少記述神鬼迷信、因果報應的故事和一部分黃色的描寫。同時，還有一些明顯的錯誤，如在第二十一卷將《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誤為葛立之、《夢梁錄》作者吳自牧署無名氏、《武林舊事》作者不列於周公謹內而別列為四水潛夫。另外，有許多抄襲前人書中情節的地方，如第十六卷《香奩豔語》中記蘇小小和司馬槨的故事，就出於宋人傳奇；第二十六卷《幽怪傳疑》中記邢鳳事，就出於唐人傳奇《異夢錄》，而把唐時改為宋時。這大概因為嘉靖時文風較盛，各地書坊對於過去那些不容易得到的書，都爭相刊印，或者摘錄流傳，形成一種風氣的緣故。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以嘉靖初刻本爲依據，同時也用嘉惠堂本來對校，整理本書。當時因爲其中不同的地方，不像《西湖遊覽志》那樣有較多的增補刪改，所以只把第八卷末段、第十三卷末段和第二十五卷中間一小段增補的地方，用六號字加以註明，不再作校勘記，以省篇幅。現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五年十月版改正了一些標點和明顯錯誤，重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次

出版說明.....一

卷一——二 帝王都會.....一—三

卷三 偏安佚豫.....三七—六

卷四——五 佞倖盤荒.....六七—九五

卷六 版蕩淒涼.....九六—一二三

卷七——九 賢達高風.....一二三—一六〇

卷十——十三 才情雅致.....一六一—一三九

卷十四——十五 方外玄踪.....一五九—一九八

卷十六 香奩豔語.....一九九—二一五

卷十七——十八 藝文賞鑒.....二一六—二四一

卷十九 術技名家.....二四二—二五三

卷二十 熙朝樂事.....二五四—二七七

卷二十一——二十五 委巷叢談

三七二—四六八

卷二十六 幽怪傳疑

四六九—四八一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於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於此顧云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繁迴，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於唐，改稱錢塘。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瀾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於晉、唐時明矣。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繫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瀾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瀾江。遂謂吳、越必以瀾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即橋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橋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橋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橋李。賈逵註云：橋李，越地。據此，則橋李以南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於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橋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橋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羣臣祖句踐於瀾江，遂謂吳、越以瀾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

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於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於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澗江，則澗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於吳者也。所謂至澗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澗江。則是澗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

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資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賓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尙不可敵，況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構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州。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島讖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

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瀾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瀾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騶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吳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著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江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笑曰：『吾不失爲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爲衣錦軍。展飭塋隴，旌旂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蒙以華屋，販鹽擔簣，亦裁錦綽之。歎曰：『焉敢忘本！』一隣媼，

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留，事馨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是媼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既置酒，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治，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廣之，叫笑振席。二年，冊尊鏐尙父。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側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恆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楊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諡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卽位，賜俶『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臣』。開寶九年，俶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俶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俶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啓也。』俶歸錢唐，啓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家。』及太宗卽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諡忠懿。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臚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輻強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卽當遣還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敍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

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郎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於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還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略，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瑤瑤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并年號處，皆鐫劃模糊，

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卽其宮爲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爲行宮，徙州治於清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互江干，薄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塘。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